

東坡外集

經義 策論 進讀記 雜著 史評



十二之二十一

庫文閣函			
一四函	三四五三號	漢書類	
八架	一〇冊		

庫文閣內			
三五函	三四五三號	漢書類	
一九架	一〇冊		

共計 別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53	
冊數	10	(3)	
函號	315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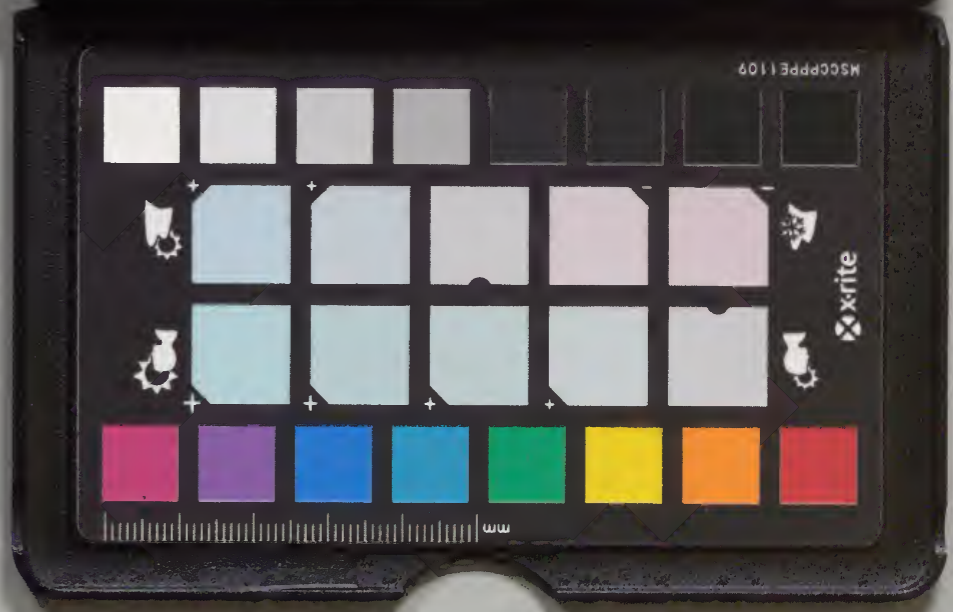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重編身坊夕生外集卷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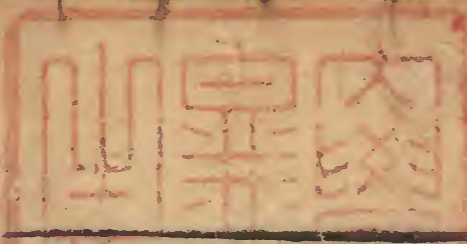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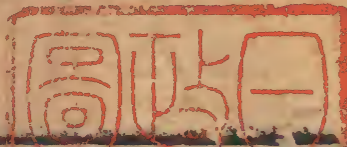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經義

春秋義十篇

鄭伯克段于鄆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
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
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
危為深且遠也且夫蒯瞶之得罪於公逐之可也



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
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蒯瞶之不得去世子者
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
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夫
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
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
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
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
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

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
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
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
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
之故哉谷梁曰克能也能殺也見段之有徒衆也段
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鄆遠也猶曰取
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
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
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
者几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一而已矣然而

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毋欲立之已殺之如
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
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
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志之所在
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
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
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
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

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
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得拾
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
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
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餼有羊者存焉夫子
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
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
谷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言告朔而
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
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

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月正時時以生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用郊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者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于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二十三
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之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鼯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書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于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

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谷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后郊者皆無取焉

取部大鼎于宋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五
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併而強有力者
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
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
侯之恣行也后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
秋之法皆所以待后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
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
二年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
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
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
宋安得之曰取之郟故書曰郟鼎郟之得是鼎也得

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后世有王者
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郟而
后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
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
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昭襄王求鼎于周周
武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讐楚也鼎入宋而爲
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
書曰郟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谷梁傳
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
曰罷從各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
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
言吾有取之

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
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天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
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于
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
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

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
譏之也故擇其勝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
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
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
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
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
會以謀歸其財旣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
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
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
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

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可以見后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谷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谷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肱以濫來奔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汚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

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后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痛悼之故於三叛之人據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于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竊盜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是之人而穿窬竊盜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

公羊之說最爲踈繆以爲叔術之后而通濫于天下故不繫黑肱于邾嗚呼孰謂孔子而叔術賢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欒盈旣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旣絕于邾而歸竊兵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旣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谷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予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濶不可用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見且恕也皆
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出起也鄭伯以
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
田而易太山之祊者誰也隱既以與人謀而易之又
受太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
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
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
云者見魯之果入太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
而不可變矣故桓二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
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

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
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
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
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于鄭也
嗚呼作而不義使后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
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
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
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
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
者諱敗爲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之爲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
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
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
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谷梁曰成風也言夫
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
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后貶焉一則以外之非夫人而

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踈矣夫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
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
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而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
以信于后世以齊楚之強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爲
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
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
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
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稱謚而去其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十一
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致用
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
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春秋變周之文

三家之傳迂誕竒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
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
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
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
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
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

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
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
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
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
二年邾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
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焉雖然公
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
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
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
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是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春秋何以善胥命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

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爲會可謂近古之正者矣何以言之春秋時諸侯競鶩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魯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太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二
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
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
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
耶抑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
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
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
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
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
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
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

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此言也則
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二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三

經義

三傳義十篇

南省說書

供養三德為善

左氏

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澆而入於卜筮之書甚可閔也若夫季友堅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爻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

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遇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皆無以當之所以使后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於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正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

故左氏之論卜筮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

小雅周之衰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于闔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後愈衰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存

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而文武之業未墜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于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陳乎盛衰之際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扎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扎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

宗周也故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于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君子能補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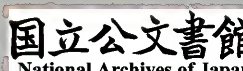
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矣仲尼其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濶而不可用况夫

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絕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三命蓋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而請于魯君與之車使適周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

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后世不知其功之如此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過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谷梁

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牖曰侵精曰伐谷梁包人民駟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里城郭盖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謹而書之盖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况包人民駟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駟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汶陽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

魯猶三望

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有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五
親見之于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
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谷梁傳曰凡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
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
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
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
夫子不譏而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
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
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

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
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惟公羊以爲太山河海而
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
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魯作丘甲

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
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
于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
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于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
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三
六
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谷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者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谷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

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谷梁之說是

雩月何以爲正

雩者先生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王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谷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雩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三十一 七
爲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爲非讓之嗚呼爲民之父
毋安視其急而曰王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
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
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
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
旱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
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身者時歷
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

大夫無遂事 公羊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

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
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
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
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
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
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
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
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三
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
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
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
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
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
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
秋矣

定何以無正月

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
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常例也

至於公之始年猶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
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
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
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
侯皆踰年卽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春王三月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
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
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
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卽

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邪此定公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嗚呼昭公絕

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谷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之有正月則不言而知其妄者矣

初稅畝

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供此治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

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而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螽生公羊傳曰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之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而復古故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事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三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四

經義

書義十篇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為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屬至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茆茨采椽以為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為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

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學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簡之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辨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爲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

使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甚矣耳目之爲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爲皇極之用治亂之所由出狂聖之所由分風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故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

東坡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三百九十一
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或衍焉則其
害豈特聾聵而已哉故聖人一之於禮君臣上下各
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
之復辟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何謂遠
何謂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惟小之爲知又烏能及遠
哉探夜光於東海者不爲鯢桓而回網羅求合抱於
鄧林者不以徑寸而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略近矣故
子張問明孔子旣告之以明又告之以遠由此觀之
視不及遠者不足爲明也梁惠王問利於孟子孟子

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
也然君子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其言必行其
事行其事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踈求國無危
不可得也凡言苟出于利雖中小人也况不中乎苟
出於德雖失猶君子也况不失乎由此觀之聽不主
於德者非聰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
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
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曰羣飲汝勿佚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洎於酒勿庸
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
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
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
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
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嘗之有應
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污則與之偕降夫政
何嘗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
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
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

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
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變
易之患可勝言哉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資濫觴之水有稽天之道不可
謂無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
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
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
能爲堯舜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衆
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

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
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濫觴可以稽天東海可
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聖念否之說也江湖不可
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
之辨也夫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失一害一此之謂
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亂者
伊尹不廢也至於廢則其狂也審矣然卒於爲商宗
周公曰茲四人迪哲蓋太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元
之治至于刑措與夫三代何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
民在塗炭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
殆不容髮矣

始終惟一時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
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爲能安天地惟能一
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
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
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
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害其生
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變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爲

東坡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五
內以變爲外或曰聖人固多變也歟不知其一也惟
能一故能變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
厥德始終惟一時乃日新新與一二者疑若相反然
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鑑是也水鑑惟無
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
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也且不自信
又安能應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爲夾谷之會
曰孔丘儒者也可劫以兵不知其戮齊優如殺犬豕
此豈有二道哉一於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
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愚故曰聖人一於仁

庶言同則繹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虞之爲言度也出
納之際庶言之所在也必得于所師焉夫言有同異
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爲異之道言其害也
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辨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
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
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矣考同
者莫若繹古者謂紬繹紬繹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
說命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說命之所謂求也孫寶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十四
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能相說著於經典兩
不相損晉王導輔政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責
之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古之
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矣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
而宅民心爲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
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爲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
世世垂拱仰聖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于亂故曰孺

子來相宅其大惇典商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予且以多才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故周公以謂惇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
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
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
前人成烈以答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
事之賢周公之聖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
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

嚴如是愚以是以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
溫恭非獨共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為
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
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信之為德也重于兵而急于食周公以是
為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王省惟歲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為考之於經質之於史堯舜
之所為卓然有見于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無為
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日勞考載曰

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
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
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
日月之外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
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
簡之宜也禹為之平水土稷為之植百穀契為之敷
五教伯夷為之典三禮臯陶為之平五刑羲和為之
歷日月堯舜果何為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
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列
之以七十二候晝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



果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爲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爲寒暑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托所因以爲號令賞罰者也日月不自爲風雨寒暑因風而爲節君不自爲號令賞罰因民而爲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時無異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邴吉不問鬪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衡石程書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治亂之效亦可以

槩見矣

乃言底可績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于民其才不見于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爲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見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烏能得事之真見物之

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臯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爲至德也久矣箕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昧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爲處可否之間無過與不及之病而已是近于鄉原也若夫達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舜禹臯陶之成功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愚以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然後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

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臯陶之言可以底績者也

聖讒說殄行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爲可傳爲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齊桓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四
亂真也故曰惡紫謂其奪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鄉原謂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之爲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爲爲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與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效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四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五

經義

論語義二篇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踰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楊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
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
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
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
文公以壺飧得趙襄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
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
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糟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
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
僞見矣古人有言曰鉅鹿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
斯其爲觀過斯知仁也歟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
健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
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
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
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
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
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
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

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
鮮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
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
悔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
臣皆嗜利無耻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
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吕后
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吕幾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
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
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
用可以太息矣

孟子義一篇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
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
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
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尔于茅宵尔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
上之人果誰爲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
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
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十五
三
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莊子解一篇

廣成子解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山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道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聞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舍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于已欲長生而外託於養人民遂羣

東坡先生全集 卷之五
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人民遂羣生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也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天下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取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與佞人猶穀之於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隋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今始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吾聞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

棄物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也情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三 五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
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
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閒居三月而復
往見則蹙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
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人如
枯木死灰無可生可殺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窈
冥昏默之狀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窈冥
昏默者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冥昏默

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于道者也學道
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
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
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欲也三者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懼外不閉二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十五 六
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
數歟曰穀之不爲稗在種者一粒耳何數數之有
然力耕疾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既立亦必有堅凝之者二者
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練變化堅氣而凝物也
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至其極不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慾

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
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
爲之者在我成之者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吾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

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爾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皇者其精王者其粗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蓋將有以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榮趨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

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

故學道能盡死其人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可言

可取可去者皆人也皆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

取不可去者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

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

雖異吾不知緡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日月

也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五終

此處有模糊的墨迹，可能是被擦除或重寫的殘留文字。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六

論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欽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幸復用唯怨之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

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深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亟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也。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

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于功名而嗜于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于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賞其
餘使才者不失富貴而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
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
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
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
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
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叅之治齊曰慎
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
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一容也若姦無所容君
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

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所以不旋踵羅仇
人之罪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
可邪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
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
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
為衣冠契為司徒而行五教棄為后稷而烝民粒食
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
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

東坡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百六
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回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而已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于智勇，所行之策常主于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

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于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興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谷，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築臨洮，北屬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四
三頁上二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祖也

好德錫之福論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

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中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于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

天下之為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于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于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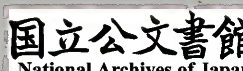
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入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后可以合于皇極然則先生御天下之術盖用此歟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于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于其始者非為其始之

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網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后世求速成之功而勦于遲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樊鳴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

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會者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履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于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于室死以葬于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于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謀約不告于廟而終身以為妾畫居于內而君



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爲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于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鄉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詔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于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上好禮則民易使論

爲國無難而莫難于役人人不可役則尊者不得安于尊卑者不得安于卑則君子小人其體相抗而勞佚之事遂至乎無分故聖人常患天下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故爲禮以定其志而有尊卑貴賤之辨使君子勞心于上而安于樂逸享天下之奉而不爲忝小人盡力于下而安于勞苦應無窮之役而不爲恤然后君子不失其養而小人不失其所始安夫貴賤尊卑之理而謂其分之所當然此聖人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十一
立禮之大凡也雖然天下之至愚進退周旋未必
皆中其節文強而使之入吾教法則必潛紊等差而
孰爲之服從必上之有所儀刑使之入而不自知其
駮率之力可易而無難故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
也謂其祇遜之心生其中而非出于勉強者也夫上
好則下必有甚焉豈有此不先率而彼必樂從者也
古之王者未始區區求民之從我而惟患我之不能
自好吾能盡心於禮讓則天下之人所自必於服從
不待人人提諭而後知之也苟惟自蹈之不能而必
責人之不出乎節制之外雖鞭笞捶擊而望其無踰

吾知其不能爲也今有人不知父兄之奉而見慢于
嗣子不咎已之不奉父兄而反咎嗣子之不能盡孝
于我是亦惑也苟知彼之不易使則莫若先招之能
自必於此則彼不待教而自至也故王者欲使民爲
禮無以異于是也

周禮法周官論

鄭康成注周禮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天道備矣前
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官攝
官分職以法之愚嘗推考載藉判別真僞竊未以斯
言爲得也何者成王嗣位年甫幼冲三監兆亂天下

蕩搖周公念王業之艱難慮有危於基構攝行王事
負黼屨以朝諸侯制禮樂頒度量而服天下誕保文
武之受命七年而歸政成王召誥曰復子明辟立政
曰嗣天子王矣是周公之八年成王之元年也於是
召公爲左右淮夷及奄於是叛周公親征而滅之五
月乃還而作多方越明年而巡行侯甸歸于宗周董
正治官而周官之篇作矣卽周公之九年成王之二
年也而云冢宰掌邦治天官也司徒掌邦教地官也
宗伯掌邦禮春官也司馬掌邦政夏官也司寇掌邦
禁秋官也司空掌邦事冬官也六卿分職以倡九牧

乃周禮之六官也然則皆襲周公所制舊典禮經矣
又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由此明之周公制禮
非惟於始攝位之時蓋在武王撥亂之後成王未立
之時損益四代以爲已制亦已備矣故武成云列爵
爲五分土爲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
儻制作未備典法未行能如是耶豈成王始有作之
之意周公反奉而成之者哉然則成王乃上智之主
材器德業當處周公之右豈得謂之中人耶且較之
前籍篇第明徹自召誥而下凡七篇皆作于周公反
政之後豈惟周官乎蓋周官旣作而公旦已沒又不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六
聞其始制禮也言之不覈何乃至是又云乃立三公
論道經邦卽周禮之任也則知周官之所以申命百
僚使遵守周公之舊章修方効職而已康成乃謂述
天授位周禮之法甚無謂也夫以通儒之才經傳洽
熟聞見雜博猶有謬論以至取訛後學惜乎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七

省試策五道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斑白而不識
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縣縣
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
國於河之壩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
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
攻或溝以守新坊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迹尚
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于漢漢之法又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廟廊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乃無一人而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

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于北之異州而東至于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迄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旣平而衡漳洛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畎澮導九州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嶠夷旣畧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隄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於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弃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

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侯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

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訊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天子之馬止于十二閑而詩有駉牝三千美其富不訊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七
三子九歲
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有至于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閱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全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

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益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奸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未百世不改也私治之弊始于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爲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柰何其不使民奔而效之也夫樂死而惡生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徇之然猶相繼而赴于市者飢寒斲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

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少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修廢官舉逸民其招來之禮屬任之方

古者民窮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言其官雖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爲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歎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訛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徃徃增置歷世公襲以至於今遂爲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羸尚書今不問以百

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廉潔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巖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忌諱故先王置之補闕拾遺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叮嚀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厚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恠漸不可啟日富日驕久亦難治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煩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逾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逾越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懽忻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也惟上之人實圖之

策問七首

取士不以格法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煩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

不移法煩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同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塗名易書之法選于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奸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于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古樂制度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問聖人之治天下使風淳俗美者莫善於樂也去聖
既遠咸英韶濩間無遺聲所可見者周之制而周官
苦戰國附益傳籍出暴秦之煨燼其記載無幾又復
駁異難較雖傳稱神瞽考中聲以立鈞出度則律先
於度周官由嘉量然後見聲則量先於律傳載先王
作七聲而周官之法則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
爲徵應鍾爲羽則聲止于四而闕其三律同其三而
異其二至于其間雖有制度反復可見而先儒說釋
又加謬妄歌奏二事而曰相通其音果和耶圜極兩
統皆有所避其法果當耶法之二三樂不可正後世

雖欲淳天下風美天下俗將何以哉

漢封功臣

問漢皇嘗言吾運籌得子房給饋餉得蕭相國而攻
取以韓信此其所以取天下則諸臣就功宜無與三
傑比矣及平定次功何以守關爲第一是亦宜矣於
功次宜在子房韓信而良位乃居六十四信復不爲
位次乃用曹參次何功出信下則高祖當言戰必勝
攻必取在參矣且十八侯功次以周勃樊噲酈商灌
嬰非次參爲諸公上宜若未安也如張敖奚涓靳歙
王汲薛歐蟲達輩非顯功于世而先諸公何謂也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十一
且書冊血盟山河並久宜其次功無輕重差謬乃可
以安天下雄傑而無怨謀豈張奚輩大功在世而難
於料耶不然何異也又高帝始封大侯不過萬家小
者五六百戶及文景世諸侯號爲強盛乃大者至三
四萬戶小國者自倍耳及功臣不能自終七國謀釁
議者常咎高皇封國過制使然耳周禮公五百里蓋
不啻三四萬戶矣奚至卒長久安寧而漢易爲開際
耶

復古

問春秋之法變古則訛之復古則大之明乎古之不
可易易則亂矣觀秦漢之制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
故率以是至于敗亂者有由然矣雖然由秦漢而下
距至今去古愈遠幸一旦思復則又懼牽制泥古之
失否則春秋之所訛然則果復之爲可耶抑亦從時
之變爲可也幸究微以要聖人之中

五路之士

問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魯多辨智韓魏時有奇
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
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
尚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士之

法未得其道其各以所習之經聞之於師者著於篇

農政

問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悌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官不訊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而為農桑之政計戶口而為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為毋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禮刑

問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

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今有失其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反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擬廷試一首

問皇帝詔曰嗚呼維天祐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大夫釋畎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為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于家而欲行之于國者大夫之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三十四十九
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卽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已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羗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高賈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七

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八

邇英閣進讀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爲不知時變亦宜也然謹按楊子法言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人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八
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

赦季布斬丁公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爲漢高帝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

漢武帝唐太宗優劣

軾以爲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歿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減太宗汲黯之賢

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案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爾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以免出爲邊吏治効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核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于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以不知也

唐太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鄭魏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陵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鄭注之狂謀幾隕唐大祚良可歎已至於獎魏謩之極諫願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顏真卿守平原

軾以爲古者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才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

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爲鑒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
祿位非獨人臣之私議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
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嚮西漢之
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
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筭穿窬
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
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旣以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
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講筵進記

書韓維讀三朝寶訓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
致謝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叅預講筵宜尊所
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
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
僖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
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
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見一羊自擲道左
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

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斃鯨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今不及于百姓而及于禽獸豈恩不能哉盖不為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孝發于天性每行見昆虫螻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其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日侍邇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

殺因論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虫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推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雜著

仁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徃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之病

東坡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五
蓋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
百體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厘之內而失於彼者
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
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
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
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
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
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
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易說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
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
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
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者爲老七八者爲少
其說未之詳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
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以
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
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也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
數也極於六自上而下陰陽均也稚於子午而壯於
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

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李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有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也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若稽古說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真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真也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云順者耶

八佾說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給承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以節八音故止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減其二列若如預言至士止以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人晉以一人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予案說文侑從人從宀聲侑音許訖切侑從肉八聲其解云振也人無緣爲宀之聲疑古字從八從肉

蜡說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猶虎之尸誰當爲之致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衰老物黃笠草履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說孔子譬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謂是也

尸說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意氣旣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
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
人與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心齋潔至
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人不知此道直以尊
卑之勢遂不行耳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九

史評

四罪非大奸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
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
故其言多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
窮奸極惡則必皆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
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
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九
皆非誅歿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耳
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大奸在朝而
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堯遜位於許由

司馬遷曰夫學者載藉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雖
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於虞舜舜禹之間
岳牧咸荐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後
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
說者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
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
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巢由不可廢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
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羨矣未盡善
也楊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
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
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溷夷
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
其不驕士矣

商人賞罰

禮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云商人執
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所同而獨云
爾者漢儒之學固有以商爲厚於威而薄於恩也耶
堯桀之民
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
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管仲分謗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
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
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改爲三歸之臺以

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
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
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
可僭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不
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子玉將兵

薦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
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如淮
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
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

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管子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常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僅誅歿有以也夫

荀子踈謬

荀子有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故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卽藍也冰卽水也今釀米以爲酒殺羊豕以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以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至以性爲惡其踈謬大率皆此類也

穰苴可疑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曰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

之大臣不規則其去景公也速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亦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爾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德施惠

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而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也弟子傳妄也

予嘗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耶近今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左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歲而吾先師與蒙其垢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子孟嘗取士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于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田单火牛

田单使人食必祭以致鳥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世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五彩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荆軻衛生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顏蠋巧貧

顏蠋與齊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分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朴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呼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食以當肉安

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蠟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蠟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知蠟之巧也

王翦取荆

張儀云善用兵者破敵滅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取之雖小痛亦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足以殺兒吾觀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則一拔得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秦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子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直不疑不情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吾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譎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吾是以䟽解之

漢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入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陳平論全

兵

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傳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

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向之說不得行歟
且竒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
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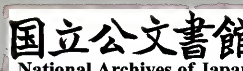
趙堯真刀筆吏

方與公謂周昌之史趙堯年雖少然竒士君必異之
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
祖為趙王置貴強相獨昌為可 高祖用其策堯竟
代昌為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為特謝病不
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為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為高祖
謀哉其後呂后怒堯為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

為高祖謀者其自謀亦不審矣昌謂之刀筆吏真不
誣哉

班固不譏酈寄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
謂見利忘義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諸呂以
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
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厚善也石蜡
之子厚與州吁游蜡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
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蜡故寄得免於死古
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賣友之穢固之為義陋矣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九
霍光廢立之意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耶

申公爲嬰蚡起

竇嬰田蚡俱好孺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旣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奸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王恢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禽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

耳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
耶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爲後世
君子之戒

史彥輔論黃霸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云黃霸本尚
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肉小術陋矣
潁川鳳凰蓋可疑也霸以鵠爲神雀不知潁川之鳳
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故記之

衛青奴才

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據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

爲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詘痔據廁見之正其宜也

漢武巫蠱魁

漢武諱惡巫蠱疾之如仇讐蓋父子君臣夫婦之間
敖敖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
都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
其下此最可笑

漢武無秦繆之德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
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九
十一
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謬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元成詔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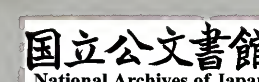
楚孝王罷被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茂之命矣夫東平王禹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制節也
謹度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麗之離也今作不離疑爲俗儒所增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

史評

邳彤漢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安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



臣皆欲避敵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人中途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是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

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踈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紀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非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踈而不漏可不懼乎

魏明論漢文帝

人主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

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書以避禍悲夫一至于是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此非獨無損于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文帝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君人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仍妬他人之妾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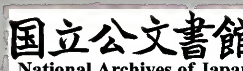
曹袁興亡

魏文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

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子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者

諸葛亮八陣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絕絕正圓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耳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辯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視之侍者服飾玩寶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

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鄼叟復出猶將拊其背而折其詞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賈充叛魏

司馬景王旣執王陵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陵與逵共守筓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陵嘗謂充卿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十一
四
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達之忠於
魏久矣克豈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
不難叛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
者卒克也予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
郝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間
殺子克

晉武娶婦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曰賈氏女有五不可青黑短
妬而無子竟爲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婦人黑白
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好婦且使多子者

人人同也然至惑于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
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謂證龜爲蛇小
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
之在歲月后者耶

庾亮召蘇峻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
斷阜陵之界守江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
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人有奪人之
心導然之亮以爲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
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

小丹陽南道步來石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見二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為召峻固失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于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率類此亞夫猶能速馳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謂錯能容隱七國待事潰而發固上策若不

能忍決欲發者自可獨召吳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父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一旦合從俱反此真妄庸人也

阮籍求全

阮籍見張華鷓鴣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鷓鴣之本意也

唐彬非貪

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駟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一
至建業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余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書歎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衛瓘拊床

晉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啓廢之言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托醉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

因以手拊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耶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于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此殆鄧艾之寃天奪其識耶

王述謂子癡

王坦之爲桓温長史温欲爲子求婚于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卽排下曰汝竟痴耶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乃止若以辭婚得罪于温以至狼狽則見述癡若以婚姻從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桓温者則見坦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猶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謀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其言慷慨乃實訓戒

王郗父子

郗嘉賓旣歿留其所與桓温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卽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歿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

名也而愛莫加于父子今嘉賓以父子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温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温述怒排坦之曰汝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温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郗超小人之孝

苟按見前小異

郗超雖爲桓温腹心以其父情忠于王室不令知之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十一
將歿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
傷爲斃我歿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
之惜后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謀往
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歿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
可謂忠臣矣當與石蜡比然郝超謂之不孝可乎使
超之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曰超小人之孝也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
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言之光武之度
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裴頠之諛

晉文帝探策當亦如籤也耶惠帝探策得一蓋神以
實告裴頠諛對士君子耻之而史以爲善談鄙哉惠
懷愍皆不絡牛係馬後豈及二王乎

孟嘉非無用

晉士浮虛而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
生無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
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
安不遇如孟嘉也

王衍之歿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九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特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貴戚專殺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伎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以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石崇婢知人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着新意色不忤廁中婢曰

此客必是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廁中是死在知耶

僧虔胡廣美惡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土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此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

劉伯倫論非達

劉伯倫嘗以錘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衾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

齊高帝齊物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與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

淵明非達

陶淵明作無絃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為達苟為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

劉沈認屐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屐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隣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終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三十一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畧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
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
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歿於牖下蜀一將費禕從容
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
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景帝竟殺景文哀哉
哀哉景文之歿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
歿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碁竟歛子納奩中徐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一

史評

宋殺王彧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畧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
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
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歿於牖下蜀一將費禕從容
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
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景帝竟殺景文哀哉
哀哉景文之歿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
歿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碁竟歛子納奩中徐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歠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歠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歠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崔浩占星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此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度之十月爲正則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曰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于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陳隋好樂

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技自文襄以來好之河清已後尤甚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執樂器玩悅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于哀思使侍兒闈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

以亡國煬帝不解音律畧不開懷後大製艷曲詞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初萬歲樂藏鈎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畱客擲博續命鬪鷄子鬪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苑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不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文彈曲多則能造曲因語明達云陳氏褊陋曹妙達猶封王况我天下大不同乎宋武帝既受禪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解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觀二主之言興亡之理豈不明哉

唐高祖起義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三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爲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獨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爲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人之事不暇復爲三子性命計矣秦王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明甚新舊史皆曲爲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爲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下流之歸也歟

褚遂良諂妄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上說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爲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妄之甚愚瞽其君而太宗善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乃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

宗聶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聶雌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劉禹錫文過

劉禹錫旣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叅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以此知小人之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

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書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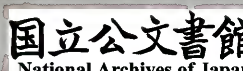
韓愈優楊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楊雄言老子之謂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學為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為救時反本之言為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則不失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楊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柳子厚論伊尹

聖人之所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歿之言乃真



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詞哉讀宗元
五就桀贊終篇皆妄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
欲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
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
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自解其從二
王之罪也

柳子厚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歿
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
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

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
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侄叔文爲交蓋亦不羞於延
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見宗
元文集恭墓誌云

白樂天不欲討蔡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郡此豈可不討者耶
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裴武二傑事亦
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論議亦似欲置之
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
蔡作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欲輕用如此

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樂天論張平叔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剥事見退之卽樂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房琯之敗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

取通典通典雖杜祐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斜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踈矣

唐制樂律

唐初卽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而肅宗時山東人稷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不合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摩剡之

二十五日前以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
議者以為非是唐用肅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
日偷以至于亡以理推之其所調下者乃中聲也悲
夫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察經
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
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
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
而不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

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
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
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
下第能驅除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
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
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肅
宗便叛肅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
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
漢有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東坡先生集

卷之

八

